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昨偶憶藏弄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反覆玩繹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

文章不如
此不名大
家

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媿。媿。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
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
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
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處。全。在。於。
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
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
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
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詈。猶。恐。疲。瘁。聾。聵。之。夫。
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

明。哲。而。不。可。概。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
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采。葛。世。則。有。然。
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
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震。霆。凝。爲。怪。電。動。盪。摧。
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
有。所。窮。不。得。已。也。卽。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
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誣。流。爲。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
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
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琬。琰。易。羊。皮。終。必。爲。明。

今人寫生
之文只取
生動故不
免失之佻
巧大家亦
不免此弊

巨源之死
最慘誠足
太息

想見一時
數君子相
與切摩爲
有用之學

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
怨。虞山翁曾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未幾橫折。
推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
至爲徐王之失。而今已不免見其疵類。蓋文人之文。
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卽深自
矜負。正其巧于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
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俛異肖。
觀者撫手悲愉。涕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
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

其天倪之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
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
涕。無不有精衛填海。愚叟移山之誠。以貫徹于中。際
其行止。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
非笑。此卽立韓歐班史于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
手刑。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肖。况下此區區
者乎。故言必發於其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
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
此^望與叔子曰。孳孳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

宗一妄言之。

與魏凝叔 庚子

蘇子謂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不爲物役。極善居心語也。近見友人立精舍於大道之旁。頗謂非此際所宜。令觀者妄生覬覦。其事旣成。心欲言之而口不能盡。後悔之。凡三致意。友人不爲止。遂有家禍。匪爲人事。天道固不欲君子今日泰適耳。勺庭藝植。雅飭池圃。此小事。非有大過。特窺意中沾沾矜重。漸欲成癖。癖止宜畸士詞客。吾輩有此。則器識不達。不

諸葛淡泊
寧靜之說

大古人德業勲名。每因愛染耽着。生出大弊大害。茲不必叔子損其跡。亦自損其心而已。否則吾輩洞觀古今。卓犖獨立。而其志乃反出申屠蟠呂巖之下。奚可哉。望此一室九口。寢食坐立。殆非人狀。恒竊念陽羨書生。求寄鵝籠中。宛然與雙鵝並坐。籠不覺小。負之都不覺重。鵝亦不驚。故腹中容得許多人物。擺佈得出。收拾得下。輒復憬然自失。此雖稗言。可以喻大達之。則顏氏瞿瞿陋巷中也。叔子宜同念之。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胤禧胤禮

一句兩句
間令人十
日味之不
盡又不爲
楊焦之故
爲艱深

與人

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又

工以技貴。士以技賤。

又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語。非吝此水。其一段不
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又

人于聚順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

又

爾輩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纔思彌縫。彌過去遂
覺。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入棘叢。滿身被刺。求救方
脫。然何如不入荆棘。爲高乎。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采書

嚮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
知之。然又不可不答。竊彷彿其大概。謂文章必有所
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匪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

彌過去深
中病根吃
虧多少

得八家爲
文之旨

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克。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脉。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唯。患。性。

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必。將。洋。洋。克。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操。觚。擗。管。之。士。逆。而。溯。焉。不。可。得。而。幾。也。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數。大。備。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勤。勤。懇。懇。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自。不。媿。古。人。夫。而。後。知。文。之。必。生。于。情。也。又。何。章。句。之。足。云。

與子弟論文

實奇文字
不必讀七
十二峰記
矣

王文恪公七十二峰記。凡六百一十二字。均分至少。每峰亦應得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占去若干。他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若干。形勢脉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起結語。占去若干。幾于七十二峰。本位無有一字。乃其敘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相應一籌莫展矣。

古人為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

而節其不勝也。人于藜藿既飽之餘。強以珍饈。亦必膨亨。而不適于體。收結恒須緊束。或故為散弛。解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人之為人。有一端獨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眾美以譽人。而獨至反為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可為今人
傳誌之矩
矧然世終
難以語此

能寫難寫
之狀彥和
論文所未
及

司馬遷史
記魏武帝
詩皆不忌
直寫者

文字
論文
此好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
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
肖若另結構未免刑員方竹也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辭格

苟非市井卽小兒耳規倣俗所謂套如李于鱗輩之
作樂府及唐古風之類是也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

神情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

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

興徒欲作怪故也人之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

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
句長短亦復如是

魏禧水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

年二十一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

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

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

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

所志所言
大約似陳
同甫而尤
期於誠朴

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
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
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
得程山諸先生為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
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欵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其嚮往
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
以朋友為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
卓犖之人蓋任天下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
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為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以深

作謀以已
酉冬沒矣
年僅二十
一易堂後
勁遂少此
俊人

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
長者年踰六十少年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
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
傳故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
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
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
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
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
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

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
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吝。安於卑俗。
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于
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
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
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
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
無當。言大而夸。非曰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
自度吾才之所可成。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

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
而休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
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
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
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
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
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
年。焜焜然若火之始盛。旣而志衰于嗜慾。氣奪于禍
患。心亂于饑寒。行移于風俗。學術壞于師友。及至強

令人自嘆
自悲何不
早爲之計

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燼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為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也。

與彭中叔 名任寧都人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

切中今時學者之病

如此讀史鑑何必非理學之書

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即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揜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眾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粗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晦翁不能攝服同甫。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為鐵。種種辨論矣。

新陳集 卷之十四
偶有所觸。質之中叔。意謂何如。并致而康教我。

與友人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卮言。獻之
不暇。而敢靳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
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應其機。雖至忠至孝。
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而小人所
以成其惡。故明智近于變詐。深沉近于奸。鷲果斷近
于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殺賊者。亦此刀
能善用之。則操賊之刀。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
萬世不易
之說

之刀。卽以作賊。近于敝。甲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
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此書
最得力者。不過三十篇。今先以五篇奉教。望細爲推
求。指其謬妄。幸甚。

與人論地獄書

君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
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
耳。僕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荀偃訟厲公。亦旣
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

予嘗語康生人口頭有地獄則心中有地獄心中有則真有矣

萬法惟心地獄亦起守心耳

兄善伯曰從無証有確確可據思理最精最微而言之顯淺人可悟讀此乃知徒謂借地獄以警人者猶庸人之見也

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牝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憤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讎讎。祝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蠅、蠅、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蟬、而、白、者、存、丸、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

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扑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子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扑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

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魏禮和公江西寧都人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為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窮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懼。

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詣而不奪吾志。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也。區區之心。竊所跂望于我友。

魏世傑興士江西寧都人

答臨川王元升書

傑頓首復書。元升王君足下方今帖括沈人心。知于當世務。不知馬之幾足。塞耳泥首。老死牖下。間有言。行。誼。言。經。世。者。則。羣。指。而。笑。之。以。為。是。怪。物。異。類。也。交。友。道。喪。亦。是。之。由。况。誰。復。能。自。得。師。者。嘗。觀。奇。士。

彭躬菴曰
吾讀近少
年往復書
頭森森欲
嘔且卧以
其中無所
存徒攀綠
古人自飾

浮夸耳似
此高爽平
質尺幅內
有無限真
意自益益
人最耐咀
咬

偉人不生于時平有道之日。而天地寥濶。萬物闕塞。則非常之士隨在而有。然士無過人之力。則不能屈于人。志識不高。則不能事人。故家大人論留侯曰。圯上之納履。與博浪沙之擊一也。夫士必有識而後足成其志。有其力而後可以見其識。平居讀書論議。可以廣識。而所謂力者。非有毅然之氣。身試于艱難險阻。危疑利害之間。則無由以自出。足下生三十餘年。未賞一執贄。有所師事。及得遭其人。而又惟恐以文字之徒進。必欲得所以事師之意。積誠于三年之久。

而決于一日。則足下之識與其力固已恢恢乎得行其志矣。傑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時。正恐爲身庭諸子羞。今讀手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自言得失之故。怵惕于其心。日益不能已也。已。

呂坤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偽齋集

示人

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

覆之紛紛
者讀此廢
然返矣

秦鎬 京河南汝陽人 如何不飲叁集

與其司理

王廣文移鐸而西。妻孥蕭索。共踏火雲。殊為可念。諸子衿欲勉留數日。煩齒芬一達當事。以冷官而待秋風。分固宜也。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答周減齋

偶閱伍容菴彭玉立兩君漫錄評正于有駁錄矣。伍有駁駁錄。于復有駁駁錄。大為可笑。記前修有言。

只管嚷作甚麼。二十年後。各各有一土饅頭。在此語不識兩公曾聞之否。

周文煒 赤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與賈徙南

每讀史及諸傳。不三四行。即定其人善終與否。至傳末。失者僅十之一二。然不于其身。又見于其子孫矣。我輩立身行已。當于前三四行。謹慎為之。毋令後之讀史者。甫開卷。有以定我之生平也。

與人

高康生曰
讀之凜然

古人驗心于夢。朱子曰：人于日用之間不思，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侯王，惡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為凡夢，俱可告人。夫至凡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示長兒

少說一句話，吉祥善事少見。一個人清淨道場。

周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嘗實堂集

復長汀馬生次京圻

黎愧曾曰 平常敘述 中亦自渾 渾浩浩正 後所謂得 歐曾之所 自來者

某少時略識之，無讀書纔能上口，便妄意學為詩古文辭。至今三十年，未能窺古人萬分一。長而遊覽四方，以積生結習，好與交游商略。一時同人遂有以此事謬相質詢者，久之雖未通縞紵，奉音塵亦莫不千里寓書以詩古文遠相印証。豈某果足以廁壇坫之末哉？亦不過一二高才寡和之彥，見所操有近已者，喜引為同調耳。足下忽復遠辱魚書，過相引重，至謬比之陶杜歐曾。在足下雜採虛聲，無暇考其蘊實，而某亦何敢自外聲氣不盡言以相正。蓋今日之詩不

高羅栢曰
從藍本數
變而後不
止失其意
矣

患不陶杜而患不知陶杜之所自止。今日之古文不
患不歐曾而患不求歐曾之所自來。其弊必至於天
下之詩文皆陶杜歐曾而實為有識者之所掩口。總
緣不求其所自來不究其所自止始焉以陶杜之詩
襲為陶杜繼焉以襲陶杜之詩為陶杜始焉以歐曾
之文擬為歐曾繼焉以擬歐曾之文為歐曾轉相倣
效。驅染成風有病入膏盲而猶自以為全人者豈不
可為之大哀哉。惟足下之詩知其所以為陶杜者何
在而發為高響殊非齊梁中晚所可企及。因而推足

下之文必知其所以為歐曾者何在而吐其奇氣。定
非六朝晚宋之所可妄測。某目前為吏牘所糾纏不
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麋鹿自遂將以採一代之聲
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藉光足下此編當
必不少也。

復上杭劉生麗兼 金開

當今風雅凌彝文章道喪得足下弘明斯事既探理
奧復深經術乃以餘力作為詩歌古文則異日起衰
振弊繼昌黎永叔而興者舍足下其誰歸。不佞每見

黎媿曾曰
一瀉而下
足見河流
千里

後來之彥領袖英絕者則不靳嘆賞咨嗟不啻口出
惟恐不見知於當今不永傳於來世固無今昔無少
長也而目前以沉淪世網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反
使夙志忽忽從風塵吏牘中因循疾逝自恨蹉跎恨
悔莫及而來教殷勤過相推許若於不佞有嗜痂之
癖者豈非苔岑雅合固有不爽如是者乎然不佞之
所期於足下者尤願以用世爲砥礪如古昌黎永叔
以及文忠文正諸公皆以斯世斯民爲己責使其道
日見之施行而後舉而筆之於書所謂天下文章莫

大乎是仁義之言藹如也足下負英異之姿篤沈湛
之學揣摩世務研究天人惟皇皇焉閉戶以窮年一
出而應王者之求固將有黼黻皇猷潤色鴻業文炳
文蔚之偉觀豈徒雕蟲篆刻子雲呵爲壯夫不爲者
乎若乃窮愁著書好爲嗟卑嘆老之言以庶幾賞音
之一契如來論所云伯敬之於白雲者又豈不佞之
所望於足下者耶至於高文大篇不妨傾囊相示不
佞雖復憤然聾瞽極力表揚固不必以跋涉山川浪
費時日效世俗所爲徒於大業相妨也足下幸自愛

答長汀李生化舒 日長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家言非以過高之論繩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爲文章成其爲章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爲一身也以此推之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沉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爲造物所不可少者如使以冉冉之氣而附以難轉之堅則不可以升英太空矣使以

星子曰妙舌

愧曾曰惟化舒足以語此

百鍊之質而雜以炎上之威則不可以爭貴鼎彝矣予見太史公世家列傳中雜取周秦故實不能不資之尚書左傳國策諸書然每增易古人一二字句豈誤書哉又豈自作聰明視古人猶有不足於此哉亦以我之氣體業已如是則古人之不如是者常足以間之如鳧鶴之不相易涇渭之必不可淆故稍爲損益之以就吾之節度則雖尚書左傳國策之書皆我一人自筆之書矣讀足下古文詞蓋真化舒之文而非今人襲爲秦襲爲漢襲爲唐宋大家之文也敢於

足下一暢言之。

復江寧劉生黎先然

良書見及。不屑沾沾向帖括家。僅工塗澤。以階梯功名者。與之質。而虛懷下問。及於迂疎不合時宜。如僕者。若謬引僕為聲氣。必欲與之同調。僕何人斯。敢當盛意。及讀足下鴻文一集。乃始愕然驚喜。知足下留心於古文有日。其所為古文。已章章如是。是其服習於八家之學。固能窺其蘊奧。而澤其精華。其於古人之道。已矻矻然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故矣。方今大

黎媿曾曰
此等用筆
求之近賢
惟艾東鄉
為能

雅衰敝。文章榛蕪。昌黎廬陵之絕業。既已不振於區內。而金陵景物麗都。人士亦多風華少質。實求其敦崇古學。以上接漢宋風規者。漪園太初兩先生。後遂難嗣響。而足下巍然振起。不為俗學所奪。不為風氣所移。固僕所旦夕欲見其人。與其所為文者。苟非足下之虛懷下教。僕年且髦矣。亦何由及見高文。與一日得見足下之為人哉。今既當吾世。見其文以庶幾見其人矣。又豈徒以一見為幸已哉。則將有人焉。紹昌黎廬陵之絕業。以召來茲於千百世。惟足下是屬。

余澹心曰
三段錯綜
而出今人
不能尋其
段落之迹

惟足下是望。望之深則其規之也當切。而不一言以相規正。又豈所以遇足下乎。而足下又實無可規正也。率其狂瞽以與足下相摩切。惟足下勿速成也。凡人之欲成一事以爲足以成之矣。不敢驟以爲成也。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則其成也不可易視。古人之成非一旦而止。則吾之效古人亦不以一旦而盡循循焉。取古人之精氣與吾之精氣相持於可久而後可有成。而古人之自言其得與勇於自任者固不必襲其聲容也。若夫所與之人不可不嚴爲擇別言之。

羅星子曰
議論中夾
帶叙事子
長法也

非人毋論其言。既失而並使氣。不光偉非文章之小疵也。如某者與艾東鄉爲同里。時東鄉與雲間以文事相齟齬。謀攻東鄉者。欲以其鄉之人攻之。謀之曾庭聞。曾怒拒之。遂及某。某卽出而與東鄉辯。毋論東鄉學業有本。非某所能訾議。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之戈。其心術已不可問。又何足與之謀千秋大業哉。此不可不慎絕其人也。足下深於理學。理學爲文章之根幹。僕豈敢有異論。獨宜稍自矜慎。恐溺於章句。漸流爲宋人語錄。亦使文章不振。足下視紫陽伊川。

之書何如龍門扶風哉。况理學自在天壤，彰明較著，卽辨晰秋毫亦宜以光偉雄雋之筆起之。然後不敵今古，吾願與足下由唐宋以進，窺秦漢之堂奧而已。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足下規，固非有加於足下也。由足下之意而推廣之耳。文選僕三十年來，妄爲哀輯者，出以示人，人多棄其所學而從事於此，幸足下正之，何時樽酒一細論乎。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

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隱君涵光曰：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左誣魏歲，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濬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駢麗之文，壯而悔之，一規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惟

王望如曰
使人憬然

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毒詈匪類。妙
極形容。未嘗不痛快人心。而惟憾發于羣奸。既死之
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
操觚所譏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
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
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
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談。以毀謗諸正人者。又當何
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與同事

蘿栖曰。今
人無處可
避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有一人號為
望火馬。又一人號為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
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柰之何。

與康生

桓豁鸚鵡能入甕中。作齷鼻人語。此君之文。殆如甕
中齷鼻人語。不止似疲牛拽重車也。

答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即令得大軫。國紫米
炊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即使天能雨粟。亦必如

高雲客曰
兩用事止
見趣絕

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槩雨則予依然日窺米甕矣公尚苦饑予將柰何

與黃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搯橘皮成鶴起舞而名黃鶴峰以峰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橘皮成耶抑松花撲耶二者居一總太清空但恐空餓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闇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

墨如統軍者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佐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挺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宋轅文學憲

敬上公江瑤柱二十枚瑤柱出興化之涵江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爛不忝瑤名余驟見之語人曰卽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所有矣食宜去其肉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

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故不甚咀嚼。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莆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安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汪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噉之。咸謂得未曾有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會城人。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余至後。令蠻人索之。梅花厂石間。間亦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蠻人以為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為未嘗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幾矣。公念之哉。

與長樂同年郭蓮峰

公以瓜荔相貽。皆珂里上品。最中予嗜。但予更有請焉。欲求荔大如瓜。瓜甜于荔。

與何省齋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纍纍。任人提弄。近

安靜子曰
借一江瑤
發出如許
慷慨使無
聊之士讀
之泣數行
下

康生曰妙
諱自是長
公後身

則變爲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與張文寺

公詩四章。卽和如來數。然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鼎而絕脰矣。

予弟與文寺伯紫諸公倡酬詩頗有自得之境。惜以去秋謝世矣。其遺稿予方料理梓之。讀此頓然。

結隣集卷之十四終



程